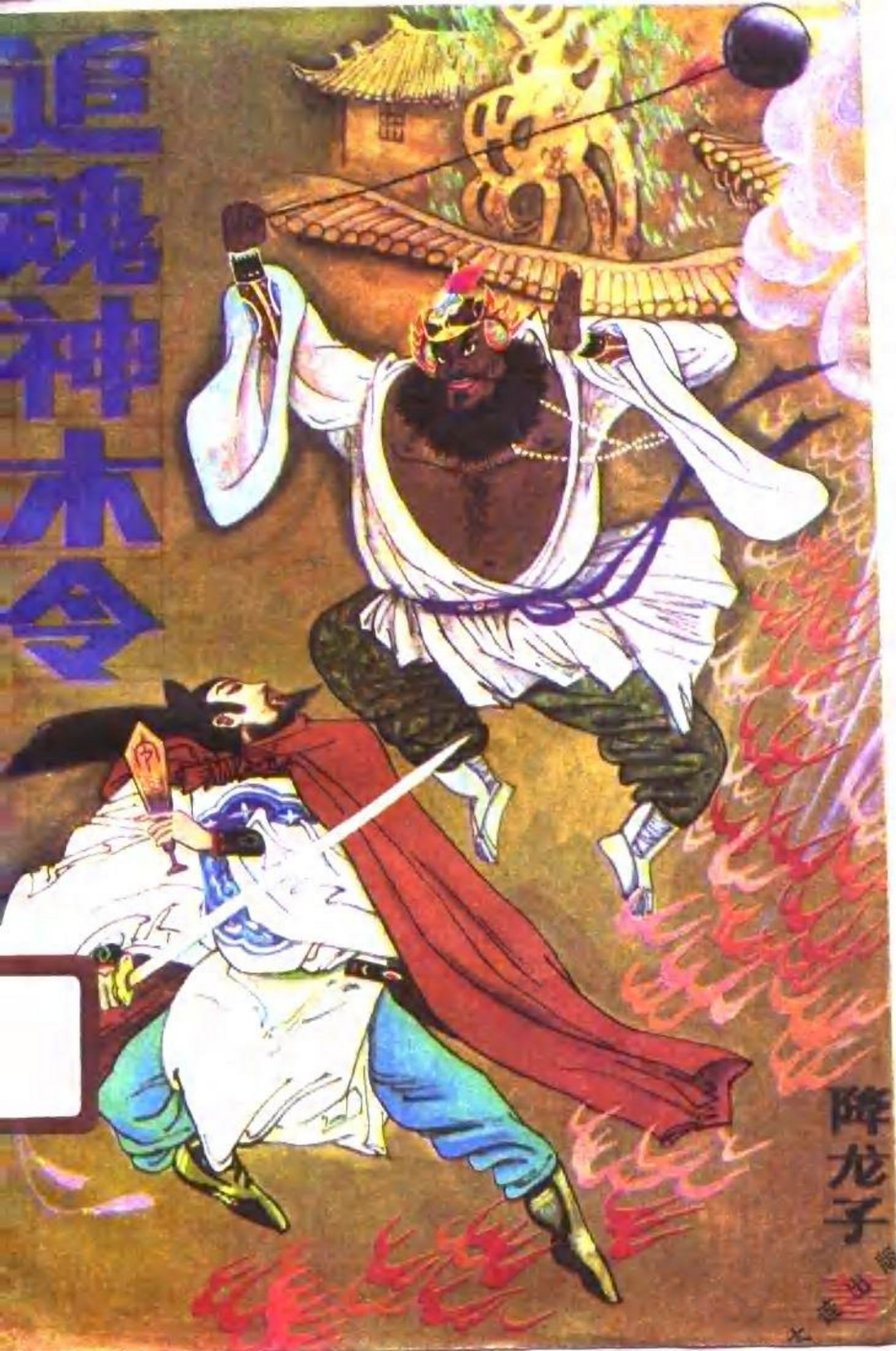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追魂神木令

上

降龙子 著

大连出版社

1989年·大连

追魂神木令
降龙子 著

大连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梅河矿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20千字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7

印数1—40,000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徐成、晓溪

封面设计：朱加凡

责任校对：王笠

I S B N 7—80555—115—4 / I · 32

定价：5.85元

追魂神木令

下

降龙子 著

大连出版社

1989年·大连

夜深更残，有几只孤星悬空。

宫墙耸立，危檐悬啄，吊儿棵钟儿轻鸣，风吹钟响，更透几分孤寂、阴冷。

正阳殿后，便是清渊阁。这是居正宫中的一幢宫殿，不大但庄严。早先年它是皇帝读书寢息之所，后来改为宫内停放宗穆昭灵的祭殿了。

乌云低垂，瞬间便压满了庭院，几只宫灯在殿前摇曳，风雨只几下就把它浇灭，宫殿的侍卫便只能贴殿檐下躲雨。

“咔嚓”——几道闪电，几声雷鸣。

便有人惊呼：

“清渊阁走火！清渊阁走火！”

一刹那，整个宫殿群都拥出侍卫宫女，有人望，有人看，有人去救火，有人去报警，乱成一团。

火势越来越大，内侍总管于程站在清渊阁前，阴森着脸。火被雨淋，不仅不减势头，只见火头更向风雨中伸展火舌，一舔一舔，让雨变成稀依露滴，更添火势。

眼见得清渊阁不保，于程仍呼令救火。

“哗——”清渊阁屋架坍塌，横梁丢地。

在清渊阁前，是正阳宫。

宫前宫后站着两排空空的侍卫，如钉般动也不动。

正阳宫殿的后楼栏杆上，悄然伫立三人，这时，看见清

渊阁烧塌了，正中的那人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三个人便悄悄下楼。

侍卫至此时才被呼唤入内。

“为何夜半参驾？”

“启禀相爷，请报万岁，清渊阁雷辟走火，现已烧塌屋架，大内总管正拦人抢救！”

相爷入内禀报，半天方出。

“去吧，万岁已知此情。”

这是雍正末年事，天下人少知此事。当是雍正杀戮匪党，用血滴子治天下，使民之口缄默，人之行路，熟人皆相视无语，以眼示意。雍正闲暇治武。忙碌著文，倒也是个勤恳帝王。

但就在这时，一个初秋之夜，清渊阁走火，烧了一切祖宗祭祀，烧了列祖列宗的绫绣画影，烧了昭穆宗两人祭奠灵牌。

这不是一件小事。

二

早朝已罢，众大臣满怀狐疑，不知万岁心里打的是什么谱儿，在早朝房里，已经萱炉生炭，微酸透暖，一朝重臣均坐在朝房，不敢动弹，生恐万岁遽宣，不及应付，变生肢腋。

清庭设制，有八大王，先称铁帽子王，亦即世代袭传，子孙世传罔替的。这八大王自是八家贝勒，至雍正时八家各有子。八子分别是弘灃、弘环、弘依、弘延、弘德、弘水、

弘山、弘雨。

内侍传呼，

“着众家公子上殿！”

传呼公子已是罕事，且又传呼八大贝子，亦是本朝一大新事。

朝事房中大臣里亦有三人是贝子，亦即弘德、弘澧、弘环。三个人慢慢站起来。

弘澧低头走出，觉得难测此行祸福，环与德都面有难色，昂然走出。

众家公子贝勒进入宫殿，等着参拜皇上。

皇上不在殿上。

众家公子很是惊诧。

便有内侍宣召，要公子们一一观见。

先是弘澧入内，半晌方出，面色沉重，一一看着众家公子，扬手一揖，出殿走了。

又是弘环，他入内不一会儿就走出来，面也血白血紫，看也不看众人，匆匆去了。

八家公子便一一入内，一一出来，入去的总是战战兢兢，出来的对他人瞧也不瞧，匆匆出宫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弘澧坐在堂上，凝坐不动。

风吹堂前草扑簌簌长，他的双眼眨都不眨。

人称弘澧为“金扇公子”，不独是请他那张金扇漂亮精致，更是赞他一身功夫了得。

他双眉紧蹙，转身穿上长衣，进入后院。

他在堂前喊了声：

“孩儿来了。”

就一步跨入正堂。

弘澧母正坐在太师椅边，她抬头看了看儿子，问：

“说是今日早朝后，召见了八家公子？”

弘澧点了点头。

老太太颇奇怪地问：

“为啥召见八家公子？这事在本朝还没有过，逢年祭祀赐宴也就罢了，平日咋来这么一回？”

弘澧低了头，不敢应声。

“澧儿，皇帝召见你要你去做什么？”

“圣上要孩儿去禁苑，回祖籍封地……”

“让你去那儿做什么？”老太太惊呼。

弘澧不语，他慢慢张开手掌，掌中有一块红艳艳的似宝石非宝石似碧玉非碧玉的东西来。

老太太凑近一看，马上跌坐在太师椅上。

“圣上发了红木令与你？”

弘澧点了点头。

风吹堂前，枯叶已有先落的，在堂前呼哨啸叫，一扫而过。

弘澧母子默默相对，无声无语。

弘环一走进院子，就喊了一声：

“关闭院门，谢绝宾客，从今日起，客人一律不见。”

他走进内室，坐在一隅默默思索。

这屋子很简陋，一桌一椅一壶一杯，墙上亦有一大字字画，字幅长及两人，阔达半抢，上书一大字“忍”，字正有力，但那“刃”字上一点显是力之不逮，便淋了墨，象刀刃上滴血，使这屋子于简陋之中有了邪气，使那字上没了释者的宽容，而带了暴戾的杀念。

弘环双手放在桌上，两手平伸，指节手臂全身骨骼都咯咯作响。他两手向两边平移，粗木桌上便多了一块小小的东西。

这是一块似宝石非宝石似碧玉非碧玉的东西，泛着绿光。

弘环瞪眼看着这东西，半晌不动。

弘德闭着眼，等马到了府阶前，才一滚下马。他头低着，慢慢走进院子。

堂屋里，四个娇妾在等他。

他就嘿嘿笑着。

“娇儿，等我么？”

四个女人就扑上来，宽衣解带，一瞬间弘德就没了进宫时那庄严气派，只是个小良狎昵的花花公子。

“公子进宫，皇帝赏什么了？也该给我们看看。”

“公子哟，把赏赐给我们吧，奴婢们夜里好好侍候公子，包公子满意。”

弘德不说话，一只手去搂一个娇妾，另一只手握着拳，去搂另一个娇妾，其余两个也就熟稔地一个趴在弘德脚下。一个贴在他背上。

“公子哟，你手里攥的是什​​么？咋不松手呢？”

“松手你就死了……”

那娇妾不信，上去用手掰他的手指。

“别动，只要你一看见它，你就死定了。”

那妾正掰开了手指，看见了他手心里的东西。她听见弘德说的话很郑重，就呆了一呆，不动了，回头看弘德。

弘德轻声说：

“看见了？”

那娇妾是最讨弘德喜欢的一个，她有点怕了，点点头，又觉得不妥，摇了摇头。

弘德推开娇妾，站起来，瞅着她，冷冷地开了腔：

“你完了，没命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么？”

这话冷冰冰的，那娇妾伏在地上用头触弘德的鞋子，不敢说话。

“给你加坟，坟前立两对石像，加一品夫人阴祭，行了吧？”

他象是在和这娇妾商量一件家常事。

“来人！”

一个黑影一瞬间飘了进来，没一点脚步声。

“你去办，给她一品夫人阴祭，坟前立两对石像。办好了明天来告诉我。”

那娇妾已经哭不出声来了。

弘德走上去，抚着那娇妾的背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你夜夜伴我眠，我岂能没恩没义，你去吧，去那儿等我……”

他回头看看泪流满面的那些女人，喝了一声：

“不许哭……”

黑影人一点，那娇妾哼一声便如沉睡，黑影人拎起她来，象拎一只小巧的物什，又是毫无脚步声地飘忽而去。弘德愣了半晌，他又喊起来。

“过来呀，你们，为我宽衣解带，陪我上床……”

三个娇妾望着他紧握的拳，不敢凑近。

弘德叹了一口气：

“去吧，去吧，想你们也不愿全身陪我，何必总是装做多情呢？”

三个娇妾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。

关上屋门，弘德慢慢坐在桌边。

他把拳头轻轻松开，手里的一块东西“叭”地掉在桌上。

“紫黄白黑红绿蓝橙，八大木令紫为先，其余呢？谁先谁后？”

没人回答他这自言自语。

他也没想要人回答。

“紫为先，黑自然为第二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弘德身子一动，斜斜地飘了出去。

桌子上钉了一支银刺，银刺离那块木令只差一点儿。显然，那人也知银刺奈不得神木令，一刺之击只差须臾。

弘德正欲振袖长出，向声音发出之处一击，只听那人喊一声：

“公子自珍重！”

便没了身影，弘德先藏了木令，赶出来看时。院里已是枯叶盘旋，没一丝一点儿人的踪影。

弘德又回到了屋内。

“紫木为先，黑当为第二？”

弘德摇了摇头。

夜色已深，翠苑酒楼上还有两人在对酌。

桌上尽是珍肴，二人却不大动筷，只是一递一杯在喝酒。

一人是贵公子，一人是白发老翁。

“你咋知道这事儿？”

只听一声长叹。

“神木一发，天下大哗，不出三日，全国武林人人尽知神木已出，天下之乱大了。”

贵公子冷冷一笑：

“谁能管得了天下？”

老者轻轻颌首。

“少不得要去禁苑一游。”

老者定睛看着他。

“那里是虎狼之地。”

“那也得去。”

老者不再说话。

这翠苑酒楼是京城独一家日夜经营的酒店。还是先朝康熙王当政时，一日圣上在宫里倦见粉黛，不乐于夜理朝章，就青衣红帽，让一侍卫陪伴，在这里饮酒。康熙与酒楼主人女侠丁楠以觥为赌，连饮十觥不醉。康熙王将问丁楠，丁楠答谢一曲琵琶行，康熙爷请侍卫的青锋剑，在大大的圆桌面上刺上四个字“摘星揽月”，于是这酒楼便日盛，便从那时

起夜夜元宵禁了。

但也没有多少人夜里来这儿喝酒。

老者和这贵公子都很能喝。

他们一递一杯地喝，显然并不着急。

他们已经喝了足足有三坛酒了。

老者笑了笑，说：

“你还是这么能喝……”

“从见你那一天，酒量就一日一日见长。”贵公子把手中的酒杯拧得吱吱响。

“去禁苑肯定是凶多吉少。”

“那也得去。更——”

贵公子眼光漠然，注视着楼前，那儿有一牌坊，距酒楼一箭之地，牌坊上一横石，上悬一大圆桌面般石块，上有鐫刻的“摘星揽月”四个大字。

老者见贵公子的手一松，又握紧，只是一眨眼工夫，但已让他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神木令？”

老者的语言中透着惊异。

公子点了点头。

“八色木令紫为先。你握的是蓝木令？”

公子看着他。

“那么哪一个木令第二呢？”

身边有一人轻轻接上了话语：

“紫为先，蓝自然为第二……”

公子马上长身而起，急喝一声：

“谁？”

老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一闪而退，追至酒楼梯前，这一飘即去数丈，而且中间有桌椅好几副，他不知怎么就一飘而至。从楼梯口这儿，上可以观全楼，下可以俯瞰楼下、进可以击人，退可以保身，真是一举而占先。

但人呢？

两人左右环顾，酒楼里根本没人。

老者低头坐下，又喝了几杯酒。

“我去，我和你去。”

公子抬起头来，看着老者，那眼里满是讯问：

这用得着么？虽说是虎狼之地，虽说是此行凶险，但老人亲自前去，用得着么？

老者似看懂了他的讯问，说了句：

“虎狼之地，多不测啊。单是这人，已足够你对付的了。”

公子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想了半晌，斟了满满一碗酒，把碗推给老者。

老者笑了，把空杯子放在一边，端起酒碗，一饮而尽。

他站起身来，看了贵公子一眼，不揖不别，转身就走。

公子看着他走过牌坊，伛着腰，一步沉似一步地走远了。

他笑了笑，喊来伙计算帐。

庆章王府里，正堂灯火通明。

公子弘水坐在榻上，闭目养神，一动不动。

“你去不得。”

说话的是他的母亲

弘水不回答。

三日前他在雍和宫前看戏，是一种民间的抓挠把戏，耍的是孩子的扳手，比比划划的象是武功又象是花架儿，逗人看乐子哄钱儿的。

他也是无聊，站在那儿看。

人挤人，一个人在他身后搽了他一下。

他一回手，给了那人一拳。

这一拳纯是反应，既快又狠。

那人就“哎哟”一声蹲在了地上。

弘水一愣，知道打错了。这人根本不会有那么恶意的一搽，这是不会武功的人。

周围的人就风言风语上来了：

“这公子是练家子，咋不进场子哪？”

“这人行啊，一拳能把人打坏。”

“打坏了几根肋骨不要紧，人家公子有的是钱。”

这风言风语让弘水进退维谷，他原想扶那汉子起来，给他一些银子，让他去治病。他知道，这回手一拳，至少打折了那汉子两根肋骨。

这时旁边站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俊俏书生，他向众人再三扬手打揖。

“包涵包涵，在下在一边看着清楚，这位公子也是被人误推了一下，才回头打了一拳的。在下这里有银子，给这位受伤的兄弟治伤……”

那汉子千恩万谢地拿起银子走了。

众人仍围着他俩人看。

这书生见弘水不好意思，就爽朗一笑：

“这位兄长，为何还不走啊？”

弘水忙打揖：

“多谢相帮，多承看顾。”

那书生摇摇头，说了一句：

“你还不走，待在这里，让众人看耍么？”

说着话，那人随手一掌轻轻拍在弘水肩头，弘水觉得心里一热，张口欲呕。他情知不好，用力咬牙，回头定定看着那汉子。那汉子扬扬手，道了个揖，飘然走了。

众人就散了，弘水好不容易才爬上了马，随从也闷然不知缘故，只见公子伏在马背上，昏昏欲坠，到了家里，才哇哇连吐了好几口鲜血。

“关闭大门，称病……不见客……”

弘水就昏迷过去了。

他醒来时已是静夜三更。屋里只有他妹妹弘云和他的师父疯道人。

疯道人口里还自念叨：

“说他无忧就无忧，人生死活不自求，勘破人世尘土外，不谈伴咎识休咎。”

弘云就坐在一边哭泣。

弘水哼了一声。

疯道人就说：

“别哭别哭你别哭了，世间万事皆不怕，你一哭来我心惊。你看，这不是说醒了嘛，醒了就是醒了。”

“你中了寒风掌了……”疯道人不疯了。

弘水点点头。

“他只用了三成力——”

弘水点点头。

“你惹了谁了？川三道友？”

弘水摇摇头。

“那会是谁？”疯道人诧异了。

弘水就讲了下午的事儿，疯道人半晌不言语。

“年轻书生，这人……我不认识。”

弘云在一边暗暗想笑，见哥哥没危险了，她又想笑，这疯老头，一本正经说那年轻书生他不认识，当今天下会武功的人他都该认识么？

这会儿弘水的伤才治了不过十几天。

“你去不得。”弘水的母亲说。

弘水不说话，只是沉思，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母亲手中。

“黄木令！？”

弘水的母亲默然无语。

“你已经接了神木令了，你已经接了神木令了……”她只是喃喃念叨着。

弘云在一边站起来：

“妈妈我去。”

弘水的母亲摇头。

疯道人乐了：

“弘水去不得，弘云去得，水不能行，云能行，有我疯道人陪着，咋去不得呢？”

弘水挣起来，给疯道人行礼：

“真有劳师父了。”